古今文綜

野矦書贉

古今文綜

野鳧書耑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三册

目　錄

第一編　論箸類

第三章　論箸之其餘各體

(甲)辨

(一)辨理

唐韓愈諱辯

清陸隴其學術辨上

清陸隴其學術辨中

清陸隴其學術辨下

清朱琦辨學中

(二)辨事

唐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清劉大櫆焚書辨
(三)辨古書
唐柳宗元辨文子
唐柳宗元辨鬼谷子
唐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唐柳宗元辨鶡冠子
清姚鼐辨逸周書
清姚鼐辨賈誼新書
(四)辨地理
唐王涯太華仙掌辯
清汪中江淹墓辨

（五）辨古人
明焦竑揚子雲始末辯
清侯方域西施亡吳辯
（乙）說
（一）說理
唐韓愈師說
唐柳宗元天說
清阮元文言說
清樂鈞廣儉不至說
（二）說物
梁吳均餅說
明許獬古硯說

清龔自珍說天壽山
清龔自珍說刻石
清龔自珍說碑
(三)雜說
唐韓愈雜說四首
宋周敦頤愛蓮說
清龔自珍京師樂籍說
(四)設說
唐柳宗元捕蛇者說
清侯方域豎人臧說
清吳敏樹說釣
(五)字說

宋蘇洵仲兄文甫說
宋蘇洵名二子說
清吳汝綸尾崎字說
(六)贈說
唐柳宗元說車贈楊誨之
宋蘇軾稼說送張琥
清茅星來說文贈立夫
(丙)議
唐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清侯方域萬孝子割股議
清姚鼐議兵
清周濟嫁議

（丁）原
唐韓愈原道
唐韓愈原毀
明宋濂文原
清黃宗羲原君
清黃宗羲原臣
清曾國藩原才
（戊）義
宋劉敞致仕義
清胡天游士相見義
（己）解
（一）理解

唐韓愈獲麟解
宋孫何碑解
清龍啟瑞伊尹五就桀解
(二)喻解
漢揚雄解嘲
唐韓愈進學解
(庚)釋
(一)疏釋
清汪中釋三九上
(二)譬釋
漢蔡邕釋誨
唐韓愈釋言

古今文綜 第一部 論箸序錄之屬 第三冊

杭縣張 相譔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一編 論箸類

第三章 論箸之其餘各體

凡屬於論箸類者體製匪一綜述於此曰辨子目五曰說子目六曰議曰原曰義無子目曰解曰釋子目各二凡爲類七爲子目十五

(甲)辨 據理陳詞詰曲究盡因之以辨名篇其體實起於唐代許書訓辨爲判大鄭讀辨爲別判別是非此其職志經典流傳字或作辯辯本訓治與辨無關斯假借之誼也茲編輯自各方爲辨爲辯一從原本至其體製可得而言折衷聖喆導勵流俗如昌黎諱辯之類是也是曰辨理捃摭史事一掃蚍蜉如柳州桐葉封

弟辯之類是也。是曰辨事。載籍叢殘。殷殷考訂。如柳州文子鬼谷諸辨之類是也。是曰辨古書。滄桑陵谷。傳聞異辭。如王廣津太華仙掌辨之類是也。是曰辨地理。蓋棺之論。重爲平反。如焦弱侯揚子雲始末辯之類是也。是曰辨古人。凡五目。共錄文十七首。

（一）辨理　錄五首

唐韓愈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敎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

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清陸隴其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

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

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

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清陸隴其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

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

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末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為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為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為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為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

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翺翔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淸陸隴其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閒。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曰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

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術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淸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飮之人多飮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飮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敎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脩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

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清朱琦辨學中

或曰子之言學而惡夫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繇其統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爲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今夫京師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敎之所出也遠方百賈之所觀赴也天下輻

轃而至者有二塗焉一自東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雖以萬里之遠山砠水涯車轝舟挽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必與西道者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考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閧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爲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讀陸之書也而曰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斂己讀朱之書也而曰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己而與之爭使他塗者得以抵巇非第交閧之爲患也又如遠適者未涉其塗但執日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間形狀險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況京都宮闕之壯百官之富覩所繪之圖而遙揣焉其庸有當乎古人有言義雖相反猶並置之黨同門妒

道員最學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即書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詩則齊魯韓毛鄭。皆各爲說。而唐宋以後之箋注者。悉數不能終也。自其同者觀之。則義理考訂。即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道接軫而至都邑者。何異哉。朱子亦言某與彼常集其長。非判然立異者也。是故善學者不獨陸王可合。漢宋可合。即世所謂旁徑曲說。如申商老莊之說。其書多傳古初遺制。聖人復起。必不盡取其籍而廢之也。故曰無病其雜也。然則學將安從。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道爲歸而已。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塗人交鬨者之所笑也。

(二)辨事　錄二首

唐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

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敎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䞘䞘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淸劉大櫆焚書辨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愚以爲書之亡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

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澌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於綫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塈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甓以去而遺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薪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歟嗚呼方沛公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職尚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

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眞所謂刀筆之吏矣。

(三)辨古書　錄六首

唐柳宗元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意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唐柳宗元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

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唐柳宗元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子也爲是書者墨子之道也

唐柳宗元辨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眞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清姚鼐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尙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尙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

二三四是也如此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紀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閒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瘖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淸姚鼐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厠其閒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毋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

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隋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眞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四）辨地理　錄二首

唐王涯太華仙掌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東流既越龍門遂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而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形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逝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尙無定歸當不

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微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皆禹貢之所致以達於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汩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可䡾𨺅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清汪中江淹墓辨

歙之江氏皆祖梁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淹以醴陵爲濟陽考城人歲遣人至今考城修墓致祭中以爲誤矣宋書州郡志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

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又云文帝元嘉八年以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其南徐州下有濟陽郡領考城鄄城二縣蕭子顯齊志亦同宋齊二志南徐濟陽郡領考城鄄城建武三年省濟陽郡考城度屬魯郡鄄城度屬南濮陽齊志又云臨淮以下十二郡並無實土由是言之江氏本貫實在今之考城春秋之戴國漢之菑縣章帝始改今名而醴陵所係之濟陽考城則僑立於今之丹徒縣境二者邈不相涉醴陵卒於天監四年自宋明帝泰始三年失淮北四州今之考城久淪於魏至是已四十二年魏之濟陽始置徐州繼屬陽夏郡地形志載其建置甚明當醴陵之卒日尋干戈其時壽陽合肥並爲魏土豈深入敵境千里自營窀穸況渡江百族並無反葬故里之事一坏之土不知誰何累百衣冠拜伏流涕眞可謂無妄之福已

（五）辨古人　錄二首

明焦竑揚子雲始末辯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歎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閒。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

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閒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遊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

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清侯方域西施亡吳辯

西施非能亡吳也而後世以亡國之罪歸之西施過矣使吳王不信宰嚭殺伍胥內修國政外備敵人西施一嬪嬙耳何能爲當時以勾踐之堅忍種蠡之陰計臥薪嘗膽日伺其後而乃遠出數千里爭長黃池之間搆釁艾陵之上窮師黷武殆無寧歲越人乘其空虛而傾其巢穴此卽無西施豈有不亡者哉吾觀吳之亡也與秦之苻堅相類二君荒淫精明固不可同年而語而秦之亡以伐晉致潰吳之亡以越境而內救不及其轍一也然後知佳兵者自焚而攻遠者遺近元龜格言必不可易也夫吾之爲西施辯者非果謂女戎可與於末減也蓋欲推其致亡之由而斷之於窮師黷武以爲後世鑑戒也嗚乎吳之亡也有西施亡無西施亦亡强大貭不可恃哉

(乙)說

士衡文賦說煒曄以譎誑彥和辭而闢之顧謂說者悅也言咨悅懌夫古之所謂書說後之所謂奏議主文譎諫義實相師入室之爭良可以已參觀表奏類古者宣尼贊易爰有說卦說訓爲釋其體與解相出入洨長著書顏曰說文解字此其證也唐宋以還厥體滋多豈所謂博學詳說者耶昌黎師說銳於復古柳州天說篤於信道揅經室集之說文言蓺林聚訟煩資援據來鵠儉不至說短言寥寥樂蓮裳廣之乃消息於國計民生之大可謂至矣凡此籀理之作爲一類吳氏餅說體物無遺許氏硯說陳言務去璁人天籟之篇庶幾能說山川者與其碑石二說尤洞達凡此格物之作爲一類至於中庸致曲乃有雜說莊列寓言乃有設說字說者儀禮字辭之遺贈說者古人贈處之雅衡之於義皆不苟作凡六目共錄文二十四首

(一)說理　錄四首

唐韓愈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敎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

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唐柳宗元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

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清阮元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

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

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先位先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辯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淸樂鈞廣儉不至說

唐來鵠有儉不至說譏公孫宏晏子徒儉其身不能儉其君故以爲不至偉哉言乎可謂知要雖然儉之不至微直此也蒙有進焉請演其緒夫老氏持約身之寶夏后垂範家之謨聖喆盛談載籍遞紀然魏風之懿葛屨興刺齊相之顯狐裘蒙譏墨之儉也荀卿斷其彌貧儉之失也尼父亦云則固意者以之經世斯不至矣

乎皇古之世智巧未祛鹿聚麕居金藏玉韞嗜好無所誘服食無所貿澹泊恬愉匪由化導中古百產吐精五材入用智副其欲物應其求趨華就靡日新代盛於是聖人權衡其綱撙節其目上以儉帥下以樸從其時土滿田均物充財阜彊不敢奪弱不見淩然猶豐确難齊博濟爲病故又爲之講任恤之誼權裒益之宜使五黨相賙四窮有養既納之於儉中又廣之於儉外周季以後捐田予民聽其自守由是豪彊者兼并愚懦者割裂或千倉而飽鼠或無塊以抵雀恆產既替民用孔艱積至於今遞相羸絀其間令辟賢輔曷嘗不焚裘捐璧削鏤斷雕慮耕織之有妨冀金土之同賈常不百年而風俗漸渝困匱滋衆職何故哉所有不均所無相易倫類之雜好尚之差惡能不窮而變不通而久終以儉持之乎故儉之爲訓可行於革故鼎新之始不行於人稠物聚之秋宜以勵中民不以戒素封也何者流亡乍復唯生息是專井竿未殷有疆畎可闢則淫濫宜禁而凋敝易回迨夫生齒既繁百否而一泰物產有數此壅則彼塞苑枯懸絕流通爲貴多收斛麥積之

可昏少費緡錢權之可葬是捄約之竇窮乏者漸裕矣若夫持籌握算無爽錙銖藏鏹封囷不枉絲粟是保豐之鑰封殖者益固矣嗟乎細商短販獵業操工習片藝以資生傭一役以邀値莫不聞鼓啟關披星返宅專精厲意伺便趨風分光於足穀之翁借潤於多財之室情同負耒惰異委綏皆良甿也使其操斤削墨而崇愷以美室爲尤媚歌僻舞而魚徐以嗜音相戒焦釀列肆珥貂者繫馬不前樓鯖饋門鼎食者麾手使去富人無落毛之損貧民無食力之望其不至穿窬胠篋逃林聚澤者幾何哉且夫末富姦富專利無厭錢癖地癖壟財罔顧人非樊重家無郄超何羨讎積於鄉閭羅尙名腥於邦國不使之耗金以釋怨損謗以弭災將見悖入悖出多藏厚亡亦豈富者之祚乎故貧富相軋調劑斯平有無相資疏通乃溥去其泰甚順其自然庶高岸無驟崩之患窮谷靡長涸之勢矣抑又思之草翳禽喧則時序方永林疏水澈則歲功告晏此亭育之逆也洪淵巨藪靈藏妖露淸渠曲沼藻潔鱗稀此廣狹之形也是故繁雄之區饒樂之地方舟結駟袂幄衽帷

里謙巷謳雲行霧集兒童逐其墜丸行路拾其墮舄家無擔石者仰食於機利身無術業者待給於敖盪斯名都壯縣天下稱焉及其歌鐘罷響遊騎稀出朱門白屋同其素風而雕劾之象成矣金穴之家寶庭之室闃臭醇敗夜日晴雷臧獲之籍罔稽田園之方弗問內外隱賑身心晏粲及其考瞿蔵入裁減月稟子弟以私囊自防賓客以俶裝爲智物不妄市食無冗人主人煩憂家督叢謗而苓落之兆兒矣豪奢則如彼節嗇則如此孰興孰替孰榮孰悴譬贏老之損餐不如少壯之饕餮也病夫之調攝不若健兒之跳盪也灼然之驗又何疑焉或謂衰伏於盛貧基於侈彼秦晉之民藏富者殆萬家席豐者常十世非儉之效與是則然矣要其山川所鍾習俗所束比戶纍譽之論奕葉傳計然之書庖不烹鮮則鏊饔饕望市無粥錦則縕袍何恥厥風猶古它郡不能良以水滿則溢木茂必凋天概於上人爭於下盈虛之數消長之機不可遏也試觀孩提至樸見紅紫而屬眸乞丐至嗇聞膏粱而流沫孝子順孫或偭高曾之矩端儒慤士難戾鄉邦之俗將欲剜明

塞聽違甘就苦使腴者若瘠隆者若窊以保厚實持風會得乎哉然則通計宙合總庶羣生人浮於土物限於天源無可濬卽流無可節厚無所減卽薄無所增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長戎嶠之吝鋼程卓之饒未覩其有裨也夫春媄禊節水次之民獲紓秋賽豐年社場之貨易售伎樂非制而大酺盛陳競渡不經而荒政有取苟通其意其捄時之助乎

(二)說物　錄五首

梁吳均餅說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故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變變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

而心迷公曰善

明許獬古硯說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予聞諸言亦從而寶之不暇辨其爲眞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眞五代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於今而爲古耶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爲五代宋也不知其在五代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視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僇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

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嘻噫是非眞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曉曉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其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淸龔自珍說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

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啟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死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洌其石其鹿皆綿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清龔自珍說刻石

羽琌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訓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歧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也九者國之大也史之大支

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倖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爲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爲帖治帖有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清龔自珍說碑

廟有碑繫牲牷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蘊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延原流諭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三)雜說 錄六首

唐韓愈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邪

宋周敦頤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清龔自珍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喜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既棊布於京師其中必有

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籍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籍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綿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歛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桀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僇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能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四）設說　錄三首

唐柳宗元捕蛇者說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

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
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
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
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
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
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
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
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
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尙
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
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

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淸侯方域豎人臧說

豎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獨不繁臧俯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不亡爲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守其故士不必其能廣人不必其能衆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强焉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下之闢疆而疆以蹙料民而民以減者是殆臧之所不爲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隣翁者嘗有羊焉而命人牧之其人旣報之以繁息之數乃立豎而受糈已而謂羊之牧於野者摘苗而害稼也乃置圂而牧之已而又謂羊之居圂中者產繁而氣疫羊多以死大約終一歲增不能數羊而授廩有餼補牢

有費所謂建置沿革若中條理者又一歲而數關白其說翁猝聞其繁息之數而喜不及詳准羊而授牛焉牛實瘦死又准羊而授雞與豚焉受耕之戸惡其瑣細而弗堪也蕪田而去之嗚乎翁始貪貪而惑既惑益不知所悔皆乳羊之利誤之也故天下往往徇小利之虛名而卒之勞費紛擾得遂不償所失者臧乎臧乎吾知免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善用人者貴審其能與不能若此者不言利以欺其主寧辭功而受過乃臧之所能也不可不察也吾兒曰爾之言近似然吾羊則實有牧而乳者又若之何嗚乎天下之地廣於先人加於舊受業而守之而或以創開而昌大者君子豈不謂賢焉然而不可必也若夫漢武帝猶其得焉者也後將有掩敗以爲功飾虛以爲實者李宓王成之屬雖知而誅之亦何益矣故天下之亡其羊者多矣臧殆以不亡爲存者也佚子曰利之所不興者害之所不伏也臧之功不可見然天下必見功而治者又何其戔戔耶

清吳敏樹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早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鉤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詣別塘求釣處遠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

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五)字說　錄三首

宋蘇洵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

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宋蘇洵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清吳汝綸尾崎字說

尾崎先生名濟請字於余余字之曰止齋毛詩傳濟之訓爲止夫成事之謂濟兵行而又益之之謂濟而吾於尾崎獨有取於止者何也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士大夫人人有進取之志其國之盛強人才之勃興軍律之所往必勝皆始基於此此吾國人所媿謝不逮者也而尾崎君居吾國都所事獨賢勞尤昕夕不少休雖然吾懼其進而不已而埶且至已成而又益之而後將不勝其敝也故以止之義進焉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爲亢者言之也故曰升而不已必困物不可以終動止之士之立德國之立政蓋皆不越乎此此文武張弛之說也尾崎君將別爲之說

以餞其行

（六八）贈說　錄三首

唐柳宗元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抒。山而侔。上而輊。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掲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

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宋蘇軾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

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清茅星來說文贈立夫

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爲詩與文者始矣古之時無有以詩文爲教與學者也漢時如下帷講誦設絳帳爲諸生說經要不過讀書是務讀書之功

既至則隨其材質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苟其聞見廣博學問淵深雖無著述要不害其爲通儒也蓋自幼以詩文爲教與學者未嘗有也此在魏晉後學者猶然故其時凡所著述留傳至今者猶往往以質實勝而非後世所可及也自唐以來國家以詩文取士而學者始專務記覽爲詞章以售有司父兄以是爲敎子弟以是爲學凡其所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而矻矻以窮年者無非欲以供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以不必讀書而工爲詩與文者焉則彼且詡詡然自以爲得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賀等之天才穎異應口成文識者猶以爲非遠大之器況乎持不逮之資而强追力取僥倖一第以爲榮此宋人閔其苗之不長而助之之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視而已知其無不槁矣然而天下但見其長之速也而於是乎競相慕效不務實學惟獵浮華以苟簡爲便利之門以揣摩爲必得之道後之人踵而甚焉不可紀極所以痼蔽學者之心胸塗塞斯人之耳目所爲敎與學者如此至於上之人之取之也辨高下於一日之長短

定優劣於一夫之棄取剽竊字句以相誇耀不窺底蘊以驗生平得之者自負爲祕巧失之者輒笑爲無能而天下之人靡然從風竭其心思材力以追逐時好曲避忌諱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莫得其所歸也是故講求所以爲詩與文之法者至唐而加詳而要之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亦實自唐而積漸使然也夫溝洫畎澮爲備旱潦也縱橫深廣皆有寸尺其法度可謂精密然自商鞅開阡陌其迹蕩焉無存亦不聞因此遂歲有旱潦患使民不得耕耨也然則雖古聖人良法而苟非出於天地自然之勢其事且不可以久何則以其有所爲而爲也有所爲而爲者非所爲原泉混混不舍者也夫爲作詩與文而始務讀書何以異於是豈若江淮河漢之不可得而變也善乎胡宏氏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噫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著書其書未有不雜且陋者也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讀書其讀未有不雜且陋者也天理人欲之辨辨之於此此豈獨關讀書與夫賦詩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則世之有志於學者亦惟去其有所爲之意而

矜可與語於古王君立夫故吾鄉篤學好古士也予素聞其名未得見於任邱見之相聚幾一月每談輒終日日不足以燭繼之蓋言多至不可記憶王君請予撮其大旨書之以附古人請贈與處之義予謝不敢而重違其請姑據所見書之如右亦以相正云爾雖然韓文公不云乎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丙)議

彥和有云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但軒帝明臺之盛唐堯四岳之咨發言盈廷體近建白別入駁議類若夫私家譔述善談名理文以辨潔爲能事以明覈爲美含毫激想匡弼政教斯自雅量素所蓄也必律以庶人不議之文不亦泥乎錄柳州晉文問守原議以下凡四首

唐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

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義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衞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間非失舉也蓋失間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間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清侯方域萬孝子割股議

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當事是宜請於上旌而表之或曰否著在會典余竊以人子至性純篤世不常有顧格於禁例無以推駁極論裨益仁孝之化不可以不辨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淶論曰

昔鄠人之對謂毀傷滅絕黷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視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困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推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論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人子如唐生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嗚呼姚氏之論至矣孝於其親古之所謂至德要道也世衰道微上之人不復激揚名教而天下誦詩讀書之人其平居既不能致身力養少少自

盡反一日危險有事則又擁容淡漠引文飾義祇等行路類借口以爲中道宜爾

賢者不敢過其間有奮不一顧以赴其君親者反以爲詭且激切切然議之天顯烏自而悖民彝烏自而正哉夫世之切切然議之者以其詭且激也今有人於此誠能詭且激焉而勉爲一善其明日又復爲之又明日又復爲之漬漸而爲之不止則是終日而且皆善也終日而皆善又安問其詭與不詭激與不激哉抑忘其身以事君竭其力以事親而必謂之詭且激則世之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爲也嗚乎余是以賢萬孝子或曰孝子父爲宿將行兵有紀律不妄殺掠是其全人父子骨肉者多矣固宜有令嗣然則孝子生長戎馬之間未嘗有所觀習顧以至性純篤反衰俗而振古行非偶然也當事雖爲請於上旌而表之可也

淸姚鼐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筴操管以

學書出則量庾藪權輕重度長短持籌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俺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日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敎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嘗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鬬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

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是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爲鬬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尚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喝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譙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清周濟嫁議

古人之於夫婦各致其情而未嘗有所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所以立其經媒氏掌男女之判合奔者不禁所以御其變非然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皐多矣情者性之所發也欲者情之所流也上士復性其次用情其下徇欲欲不逐境者情之幾於復性者也下此鮮不移移則情變變則親漸疏眞漸僞惟其地之相偪也內疏而外僞尤不可以一朝居而又顧惜名分含忍而包容之彼此互忍而互有所不平於是不測之機伏於肘腋之間而其危不可以終日且夫中智以下未有不有所待乎外者也所恃待乎外則方其自恃也而固已不足恃矣境過而不居欲賒而不償情匿而弗宣性其殆哉愚以爲宜廣妻不唱隨之條設夫絕恩義離異之律以平其情而弭其變曷旌乎節賞人情之所難也難在所賞則不能爲其難者在所恕恕則不宜示之罰妾不受夫封爲其奔不備禮也而未嘗絕其封於子惟再醮則絕之曾妾之不若是以素封以上莫不醜而彊制之是節可以僞

爲也甚有慮其不終斷父母翁姑之恩而抑偪自戕者非所以矜恤寡弱也愚以爲再醮之婦宜同妾例絕其封於夫而不絕其封於子俾父母翁姑無所醜而彊制焉所全者必多矣苦節之貞仰事俯育積數十年殉夫之烈俄頃而決誠若有所不同戒輕生者因有旌節不旌烈之說然每觀易姓之際有識以上莫嘿捐軀於事未有濟也異代哲王猶將表揚之以激厲風俗至於烈婦則曰爾曷不爲其難曷爲輕生而徇名是褒自經溝瀆之諒於學士大夫而責託孤寄命之全才於匹婦也一何其不思之甚也愚以爲殉夫之烈凡在喪服以內及服甫除者咸宜旌異於義爲宏先王之敎至寬也寬故多所就而少所越拘儒淺識索求瑕疵刻深之論務爲申韓所不能加於是驅天下而爲僞僞之既成於敎固無所越也而其流極將激而生殊異之變可不懼哉可不愼哉

(丁)原　漢書注原謂思其本也雕龍之作首列原道以原名篇義則少異昌黎崛起推波助瀾蔚爲此體之大宗後之作者日以繁矣以梨洲爲最善錄昌黎原

道以下凡六首

唐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

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
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
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
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
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
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
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
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
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唐韓愈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

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明宋濂文原

余謂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予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綱楷之弟柏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羲之世庖羲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之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

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閒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知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亙宇宙之終始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

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閒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爲準輔相天地而不遺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德潛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至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媢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夫奇瘠

者將以勝夫腴偷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踴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聽覩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惟智者能擇焉去古既遠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

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用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詞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擢落而不自振也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清黃宗羲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

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若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紂桀之暴猶謂

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清黃宗羲原臣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

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惟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飢寒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閒而以爲當然萬歷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之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

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清曾國藩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

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戊)義　義者宜也謂名處其宜也昏冠射聘戴記名之以義後世爲之體於經解爲近稟經酌雅神禫其詞故足尙也錄二首

宋劉敞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

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過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冒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法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

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日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敎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觳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偸容於其間也故夫偸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敺之以法敺

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清胡天游士相見義

天下始易合者常若可悅而不知其不可久始難合者常若煩曲而持之可至於終身君子於世必無子然不與人接之理也與人接矣斷斷然守其廉隅謹其文與辭若甚重而不可輕而不以爲固者易曰物不可以苟合苟而後易生焉未有不敗者也若是者其何以久吾於士相見之禮知聖人之意之深將進天下於君子使相與於義而相從於道也今夫諸侯之見天子卿大夫之見諸侯兩國之君朝聘相見擯而請焉贄幣而交焉爲其禮之不可已也至於士則朋友之職耳非其庠序素習之人卽其等夷同伍之屬然且非介不通非贄不接辭讓揖拜至於再三非其爲僞度以爲迂闊無當者之所爲聖人顧嚴爲之制必不使去者何也天下衰薄苟且之端皆起於人之相狎而情之相瀆狎與瀆其初非不甚親漸而

忽漸而離漸而愈離焉今夫閭巷之徒市井之鄙細名姓未相習猝然成交往來相逐未幾則疾如寇仇爲同類笑合不以道而無義以固其中也聖人知狎與瀆之不可故明之以禮使謹其文與辭則不敢苟矣守其廉隅則難親而有所自持矣有所持而不苟士與士之交久必相敬矣士與士其交敬且久必以德義相砥切便佞匪僻者無由而至矣且夫聖人之意固非獨如此而已也聖人以爲今日之士即他日之公卿大夫也惟以禮養之深而守使固使知夫素習之人等夷之伍苟非禮猶不可接況不以禮而輕見諸侯奔走卿大夫之家者乎士相見之禮日行之於身而非其甚重者也苟或失之然且不可況違冒妄進以徼倖功名之間乎是以古之君子從其教服其度其於交未嘗妄且多其始之難也終合而愈固而朋友之節不衰於仕也必由其道退易而進難其立乎朝廷也亦無改乎羣而不黨之美及乎後世士相見之禮既廢不行戰國游說之徒上書侯王盜取富貴至漢東都末爭以浮譽相尙聲類相附應徒步千里而會者或數萬人而黨錮

之禍起焉嗚呼道衰而禮失禮失而弊彰弊彰而害起然後知聖人之制不獨進天下於君子且逆知其事有必至而以防害也害不可極卽何不以禮而禁而止也

(己)解　解之爲訓猶言分疏經解之名見於戴記何休公羊題曰解詁博士孔鼂注逸周書亦復以解名篇漢晉之時其體如此後世施之雜文迹近論說錄三首解又訓脫揚子解嘲義取乎此亦雜文之流也昌黎踵之作進學解錄二首

(一)理解　錄三首

唐韓愈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

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宋孫何碑解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尙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鐘者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

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爲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從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泊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於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泊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

本紀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讚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舉以碑爲也設若餞送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在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

始寓家於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晉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其道前輩適與何合且大暢其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爲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方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爲進士同年故爲生一二而辯之贖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尙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清龍啓瑞伊尹五就桀解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共夫祿位豈肯令其棲棲皇皇爲是席不

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耶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烏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日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己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薦尹於桀者亦文王薦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己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獻髦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柄重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

事爲之佐者亦樂居於俊傑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平生民欲速其功之說移而用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爾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

(二)喻解　錄二首

漢揚雄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

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幷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靑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

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唐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牴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

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以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硃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

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庚)釋　釋者解也爾雅篇目統曰釋某義取疏釋此一體也錄汪容甫釋三九一首釋者解說令散也吳語使行人釋言於齊義取譬釋此一體也錄伯喈釋誨昌黎釋言共二首

(一)疏釋　錄一首

清汪中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

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二）譬釋　錄二首

漢蔡邕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淸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

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慶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已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

富無崖據巧蹈機目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目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
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
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
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狥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
之數騁騖馳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
副從而顚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
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
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
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熸何
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
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

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㠯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譱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唐韓愈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逮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於今不善

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敎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敎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古今文綜第三册終